



贵州：“产业革命”助力山区摆脱贫困



▲5月26日，贵州省从江县加榜乡加车村的村民在搬运种螺。

今年3月以来，贵州省从江县启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，结合当地梯田环境，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，在加榜乡加车、党扭、加页等村实施田螺养殖项目。在田螺养殖过程中，采取“公司+合作社+农户”的模式，政府统一向龙头企业采购种螺交给合作社，合作社根据贫困户水田规模和意愿发放种螺，同时公司技术人员入村开展养殖技术培训，田螺收获时再由合作社对接种螺公司统一上门按保底价回收，解除了贫困户养殖和销售的后顾之忧，进一步拓宽山区群众脱贫增收渠道。

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

设。项目分三期建成，建成后将是一个集分拣、包装、加工、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物流园，可带动威宁40万亩订单农业发展。

截至今年6月，贵州已在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城市和对口帮扶城市累计建成138个贵州绿色农产品省外分销中心。六盘水、毕节等六个市州纳入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二级供应中心，省内57个农产品生产主体获得粤港澳大湾区直供基地认证。

澳大利亚“菜篮子”二级供应中心，省内57个农产品生产主体获得粤港澳大湾区直供基地认证。

记者从贵州省统计局了解到，今年1至5月，贵州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产销率达94.4%。一个个百香果变成了甜果脯，一颗颗金刺梨酿成了刺梨汁，一把把红

辣椒制取出了辣红素。

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何光前说，经过近几年的发展，目前贵州12个特色优势产业经营主体已有25845家，农民合作社70313个，他们正在与贫困山区群众一道舞活农业产业链，一同摆脱贫困、迈入小康。

游客走过一拔又一拔，75岁的张明锐始终守在小卖部。他左腿已截肢，与贫穷斗争了大半辈子，最近几年才过上好日子。

张明锐是四川巴中市下八庙镇万寿村村民，女儿1999年出嫁，47岁的儿子张东升是个单身汉。张明锐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，他又当爹又当妈，拼命下田挣工分，想要过上好日子。1980年，35岁的张明锐患上风湿性关节炎，痛得满地打滚。

再痛也要下地干活。“我就用两块布把肿起来的膝盖包住。”张明锐一天至少要换两次布，因为膝盖流脓，会把布打湿。没钱看病，两年后，病情恶化为骨髓炎。

但张明锐想过上好日子的奋斗从未停息。种庄稼，养猪、牛、鸡、鸭、蚕……可一家人仍长期吃不饱穿不暖。“我也要接过去，娃儿一天天长大，我看得得到希望。”1988年，15岁的儿子张东升外出务工，陆续往家里寄了700多美元。1993年，张明锐修了一间土墙瓦顶“不漏雨”的房子。

眼瞅着日子正在好起来，厄运再次降临。1998年，张东升务工时摔伤导致脑震荡。“我去接他的时候，他在病床上就像死了一样。”张明锐低声哽咽，“这些苦，说几天夜都说不完。”差点丢了命的张东升，回到村里在父亲的照料下，几年后才缓缓好转。给儿子治病花光了家里仅有的700元积蓄，还负债400元。

2004年，年近花甲的张明锐外出在工地当门卫。翌年，儿子张东升逐渐康复后，也外出务工。好景不长，2009年张明锐腿疾突然恶化。2010年，张明锐在儿子陪同下回村里养病。回家第三天，他在换掉被腋血浸湿的裤子时，不小心摔倒。“把左腿摔断了，只能截肢。”张明锐说，父子俩打工存下5000元，截肢一下子就花光了。

脱贫攻坚战打响后，张家父子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。张东升被安置在公益性岗位就业，为村里护林，每月收入400元。

2017年，万寿村脱贫摘帽，从贫困村变为国家4A级景区，张明锐父子所在的“张家大院”也被打造为巴山民宿。“村里对张明锐父子的老屋进行了危房改造，又帮他们办营业执照，并把‘巴山小店’文旅品牌授权给他们使用。”万寿村第一书记朱可说。

依托“张家大院”的客流量，张明锐父子的“巴山小店”一年能挣一多万元，顺利脱贫。父子俩还通过村里的扶贫产业收益，每年得到分红。“最终让我们摆脱贫困的，是党的好政策和帮扶。再加上你舍得干，再贫困的家庭都可以好起来。”张东升说。

(许春红、陈健)据新华社成都电

六盘山下“种风景”

新华社银川电(记者邹欣媛、范思翔)月季花香阵阵，苹果、酥梨已经挂果……进入夏季，六盘山下“四个一”林草产业示范园，俨然成了西海固的“后花园”。

西海固，苦瘠甲天下。由于山大沟深、生态脆弱，多年来老百姓惯于在广种薄收的土地上种土豆、杂粮，赚钱少还常遇“卖难”。为破解群众增收瓶颈，位于西海固核心区的固原市以“不怕试错”的勇气，开始寻找新出路。

固原市自然资源局林业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凡说，2017年，固原市提出实施一棵树、一棵苗、一棵草、一枝花的“四个一”林草产业试验示范工程，充分挖掘释放绿水青山的生态功能、经济优势和产业价值，并选择17万余亩土地试种303个品种，力争实现山绿与民富双赢。

在引种新品种、推进新产业的过程中，固原市采取政府引导、科技支撑、市场运作的方式，发挥龙头企业主体作用，尝试引导企业在试验示范园打造前端“展示橱窗”，再承包、流转或租赁荒山荒沟、生态移民迁出区土地以及闲置农耕地，作为育苗基地，有助于实现产销一体。

宁夏金成林生态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建海告诉记者，公司在彭阳县古城镇挂马沟村移民迁出区建成了占地5000亩的彩叶树种育苗基地，引种了暴马丁香等新品种。“这些新树种在市场上很受欢迎，借助公司已经形成的销售网络，基本不愁卖。”他说。

同时，依托闽宁协作，固原市采取院地合作的方式，与福建农林大学、福建省农科院、宁夏农林科学院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，聘请专家在规划设计、引进品种、栽培管理等方面进行技术指导，确保一个产业由一个专家团队跟踪服务。

据统计，截至2019年底，固原市已建成96个试验示范点，今年计划建设102个500亩以上的示范点，试验品种由2018年的303个聚焦到目前的40余个。

今年，各垦区开始推广种植试种成功的品种。

彭阳县多个乡村都种上了矮化苹果。

仅红河村去年试种了1200亩，今年又增加500亩。

红河村村支书王克正说：“俗话说‘一亩果园十亩田’，种苹果比种玉米收益高得多，过去村民没种过，顾虑重重，示范园试种成功给村民带来了希望。村

里有了增收产业，稳定脱贫不是问题。”

固原市还尝试将林草产业与全域旅游、森林康养、休闲农业等深度融合，延长产业链条，提升附加值。位于原州区三营镇甘沟村的“刘姥姥庄园”是一个田园综合体，园内试种了大片向日葵、薰衣草、大果榛子、山楂树，还配套了观光长廊等。

“一到夏天，美丽的花海会吸引很多游客，去年周边村民在庄园摆小摊，3个月收入就高达10万元。”庄园负责人刘玲说，观光、卖苗、卖果都是利润点，未来庄园还准备发展农产品深加工、农业体验工厂等，综合效益更可观。

固原市还鼓励农户以土地入股、劳务输出等方式参与到“四个一”工程中。

当地通过建立“租金保底+盈余分红+打工收入”的农户增收长效机制，让林草产业无形中成了田间地头的“扶贫车间”。

67岁的常桂莲是原州区三营镇甘沟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在“刘姥姥庄园”打工两年，每月除草、打扫卫生能挣1300元，每年还能获得5000多元的土地流转费，过去种地难致富的她，如今靠着勤劳双手脱了贫。

德吉村里找幸福

新华社西宁7月21日电(记者白玛央措)7月，黄河岸边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沿着蜿蜒曲折的黄河行驶，记者驱车前往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。不久，一排排整齐的藏式院落映入眼帘。成排的房屋中央是文化广场，旁边高大的黄河水车缓缓滚动，见证着一个美丽乡村的发展。

过去，这里的村民或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或逐水草而居；如今他们搬出大山告别贫困，在家门口吃上“旅游饭”。德吉村实现了从易地搬迁到“网红景点”的转变。

2017年，来自尖扎县能科乡、尖扎滩乡、当顺乡等7个乡镇30个村的251户946人，告别过去自然条件恶劣、交通不便的浅脑山区，来到依黄河而建的易地搬迁安置点——尖扎县昂拉乡德吉村。

“以前家人害怕生病，去县医院要么骑摩托车，要么步行；生活全靠耕地和牛羊，一年忙到头，只有三多万元收入。”48岁的村民加太说，现在他们一家三口，每年收入4万多元，走进加大的新居，四四方方的小庄廓，木屋焕然一新。木屋里的木板床，仿照传统土炕连接着取暖用的藏式铁炉，屋

内处处洋溢着新生活的温馨。

“搬迁是办法，目的是致富，要致富必须有就业，乐业才能安居。”德吉村第一书记洛加才让说，德吉村地处黄河畔，海拔1900多米，气候宜人，景色别致，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。2018年，德吉村开始打造旅游特色村庄。

德吉村旅游主要采取“关门是家、开门是店”的农家乐经营模式。

上午8点，38岁的卓玛太穿着整洁的藏式衬衫，开始打扫院子的卫生。院内的两个白色圆桌，可供20多人就餐；房内有4间屋，其中两间可供游客住宿。院门口的厨房有净水器、电磁炉、消毒柜等电器。

“我已经参加了4期政府组织的餐饮培训。以前，我只会捏糌粑、煮羊肉，没想到有一天能当大厨。”卓玛太向记者展示自家菜单，干锅炒鸡、酸辣蕨根粉等共有30多种特色菜品。今年“五一”期间，卓玛太的民宿平均每天收入约3000元。现在他们一家七口，年收入从过去不到1万元增加到4万多元。

洛加才让介绍，目前德吉村共有30户

农家乐，其中参与经营的60名村民通过了一个月的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培训，这大大提高了德吉村的旅游服务水平。

2018年10月，德吉村被农业农村部评为“中国美丽休闲乡村”。2020年7月，文化和旅游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确定了第二批拟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，德吉村名列其中，成为当地的旅游名片。

记者从尖扎县扶贫开发局了解到，除了德吉村，当地政府还因地制宜实施了当顺乡古什当村、康杨镇城上村等4个地区的乡村旅游项目，直接带动贫困户就业300余人，间接带动500余人就业，贫困户人均增收2500元，让部分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吃上了“旅游饭”。今年4月，青海省包括尖扎县在内的4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，实现了绝对贫困全

面“清零”目标。

“德吉”在藏语中意为“幸福”。游客在我的农家乐里，既能体验到传统藏式风情，又能享受到新农村的便捷舒适，他们常说在德吉村能找到幸福的滋味。”卓玛太说。

新华社郑州7月21日电(雒应良、何娟)王屋山脚下的河南济源愚公村是传说已久的愚公故里。寓言里“高万仞”的大山被神仙搬走，现实中的太行、王屋却搬不动，挪不走。

愚公村曾因交通闭塞而陷于贫困，祖祖辈辈土里刨食，看天吃饭。脱贫攻坚战打响后，愚公子孙传承愚公移山精神，搬掉贫困大山，发展乡村旅游，正朝着乡村振兴的目标奔跑。

昔日贫困户 今朝脱贫忙

愚公村约70%是林地，人均耕地不足1亩，地薄土贫，小麦亩产不到500斤。

踏进村民苗务成的院子时，他正靠在躺椅上看书，瞥见记者进院，忙把书扣在椅子上，起身迎了过来。

他家的院子很独特：靠山一间破败的窑洞，塌了一半；两边各一间墙体开裂的土坯房，贴了封条；一座新盖的砖房正对窑洞，客厅、厨房、卧室齐备。

三代住房共存一个院子，仿佛无声诠释着岁月的痕迹和时代的变迁。

“这是2018年危房改造时，政府帮忙新盖的房子。”今年69岁的苗务成很健谈，“老房子不让住啦，怕不安全。”

苗务成和老伴儿乔素平患有多种慢性病，三个女儿早已远嫁，老两口以前靠1.2亩薄田过活。

2017年5月，苗务成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，享受医疗保障、光伏发电、危房改造、社会救助等11项扶贫政策。

“我是既享了政策的福，又沾了村里的光！王屋山景区需要临时工，村里就喊我去帮忙，一年能赚好几千元。”苗务成精气神很足，指了指放在椅子上的小说，“你看，物质生活好了，我也开始注重精神生活了。”

2019年10月，苗务成摘掉贫困帽。今年4月起，他又在村里担任护路工，每月有800元的收入。

“以前都是土路，坑坑洼洼。现在出门是公路，抬脚上公交。我把公路维护好，也算给村里的旅游业做事做贡献。”苗务成说。

目前，愚公村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户12人。愚公村党支部书记王石柱说，旅游发展的红利也会惠及他们，景区物业管理和服务用工都可以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。

风景变“钱”景 农民忙转型

晚上8时许，愚公村王屋老街灯火阑珊，游人如织。青砖、灰瓦，老榆古槐，仿佛时光倒流几百年。

王屋老街所处位置原是愚公村三门沟居民组。2014年，为对旅游提质升级，当地谋划实施王屋老街项目，要搬迁73户村民，但大家并不买账，王院就是其中一户。

51岁的王院见过世面，做过民办教师，承包过学校食堂，还当过水泥厂工人。后来因为老人生病，只好回家种地。

“当时我种西红柿，一亩地赚上万元。租出去一亩地才一千二，不划算！”王院把账算得明明白白。

“你能保证西红柿一直卖高价吗？”村干部的一句话让王院有点动摇，眼看着村里种西红柿的人越来越多，可能供过于求。

“把景区规划和愚公村发展结合起来，融入全域旅游大格局，才是长久之计。咱们呐，不能只顾眼前利益，忘了子孙后代的未来。”前来劝说的村干部趁热打铁，阐明利弊。

王院思考了很久，最终决定吃“旅游饭”。随后几年，西红柿价格果然上上下下，起伏不定。

搬到安置区的王院，盖了一座三层小楼。2019年他赶在“五一”前把住家改成农家乐，和老街一起开业。

没想到老街人气火爆，开业四天迎来20多万游客。“客房全部被预订，一个假期赚了5000多元。”

“有了风景，就有了‘钱’景！要发展还得有愚公的长远眼光，决不能像智叟那样目光短浅！”王院感慨。

王屋老街带动了景区“夜经济”。每当华灯初上时，源源不断的游客涌向愚公村。

如今，愚公村10个居民组有7个吃的是“旅游饭”，农家乐从最初的4家增加到80多家，村里90%的收入来自旅游。

提质不停步 山村变“总部”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守着金银山，何愁不小康！”2014年，在外打工多年的乔凤田嗅到乡村旅游的商机，回村创业，开了愚公村第一个可网络预订的农家乐。

“生意越做越好。但客人多了，要求也多了。”乔凤田逐渐感到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，但又不知往哪方面改进。

“乔凤田是村里农家乐的带头人，连她都困惑了，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。”在外经商20余年的王石柱对市场很敏感。

2019年，愚公村多次组织村民到省内外知名景区观摩学习。乔凤田大受震撼，“原来别人的经营理念和服务意识早甩我们几条街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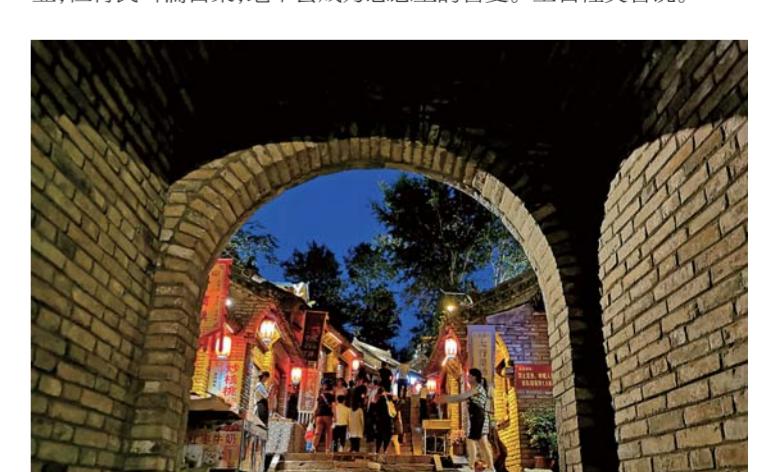
回来后，乔凤田投入70多万元对农家乐改造升级，打造不同类型的客房24间，包括4间“星空房”。

“愚公村基本没有雾霾，晚上看星星是很好的享受。”乔凤田对自己的设计非常满意。

提质升级的不仅仅是农家乐，还有集体经济。“别看我们是一个小山村，现在已是一些公司的总部候选地了！”王石柱故作神秘地告诉记者。

原来，愚公村最近盯上了“总部经济”。愚公村虽地处山区，但随着交通越来越便捷，加上旅游带来的人流、物流，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，一些企业开始在此落户。

据介绍，今年6月就有5家企业落户愚公村。“虽然都是小微企业，但村民耳濡目染，绝不会成为思想上的智叟。”王石柱笑着说。



▲济源愚公村王屋老街游人如织(6月29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朱祥摄